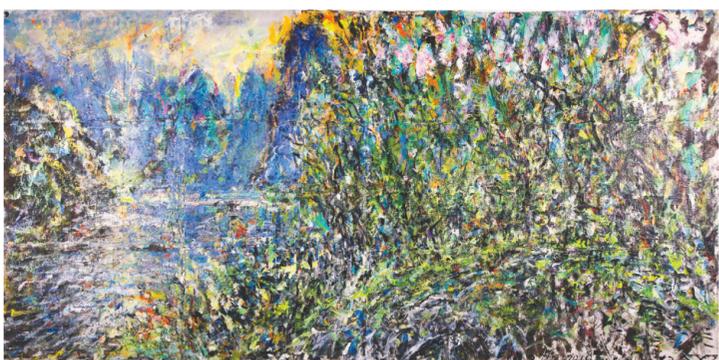


李可染《人在万点梅花中》纸本设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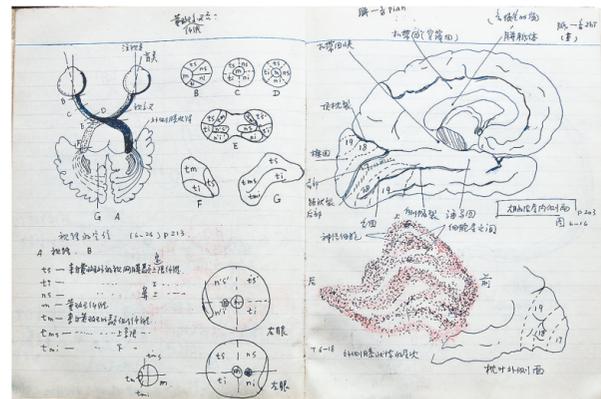
李可染《漓江》纸本水墨



李玉双《桂林阳朔》纸本综合材料



李可染与李玉双父子合影。



李玉双研究视觉与绘画系统的笔记手稿。

跨越半个世纪

两幅漓江山水 一场父子光影对谈

走读文化遗产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唐雪舟

他们是一对艺术父子,却照亮了中国画现代转型的两条不同路径。父亲李可染,以传统中国画为基础融入西方技法,开创了沉稳浑厚、逆光璀璨的“李家山水”,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领域的巨匠。儿子李玉双,则是一位拥有机械工程背景的“业余”艺术家,独创出“光编码”绘画系统,在属于他的光影天地中闯出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。

近日,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美术馆,探访“时代之光——李可染、李玉双父子艺术对话展”。这并非一次简单的父子作品联展,而是一场以“光”为脉络,深入艺术、科学与哲学腹地的深度对话。

一束逆光,照亮百年山水

走进8号展厅,李可染的世界扑面而来。黑、重、满、亮的“逆光”山水,仿佛将观者瞬间吸入一个沉静而开阔的精神世界。

一幅1973年的《漓江》静静悬挂。墨色层层积染,山体厚重如铁,而被夹在两岸山脊之间的一湾江水却异常光亮,这便是李可染标志性的“逆光”山水技法——将西方写生中对光线的运用引入到中国传统的水墨中来。

“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,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。”这句李可染在上世纪40年代写下的座右铭,成为他一生的注脚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中国画面临“能否反映新时代”的质疑,甚至一度岌岌可危。李可染的选择是,背上画夹,走向真山真水。

展览展出了部分李可染写生的手稿与文献。1954年,他首次长途写生,历时三月;1956年,他再次出发,行程两万余里,作画近两幅,写生理念也从“对景写生”走向“对景创作”。

1978年,李可染踏上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写生之路。6月至7月中旬,李可染到达武汉,受湖北省工艺美术公司的邀请,在武汉东湖柳村村举办中国画学习班。为期半个月的讲课中,李可染首次系统地讲述了他的中国画艺术观点。他的授课内容被记录下来,后由美术史家孙美兰整理为《谈学山水画》,发表在1979年第1期《美术研究》。在此之后,李可染进入了佳作频出的“丰碑期”。

“他进行的是一场融合西方与传统视觉认知的革命。”总策展人、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如此评价。李可染以笔墨消化了西方的光与影,将其彻底中国化,那束被他引入水墨的“逆光”,照亮的不再仅仅是自然景物,而是中国人“澄怀观道”的内心山河,是他所坚信的“东方既白”的文化曙光。

一套编码,破解视觉密码

转身步入9号展厅,画风陡变。斑斓的色彩,自由的线条,科学理性与艺术感性在此奇妙交融,而这是李玉双的“光编码”宇宙。

与父亲“由中及西”的路径截然相反,李玉双走了一条“由西及中”的独特道路。他并非职业画家,本职是机械工程师。由于长期受到理科思维的影响,李玉双试图用科学的语言和理性的框架,去探索艺术创作中最感性、最神秘的部分——视觉与感知。

展柜中陈列着他自制的视觉模型,试图模拟光线如何通过眼睛在大脑成像。旁边是密密麻麻的“鲁山笔记”,写满了光学公式、视觉原理和艺术思考。

1970年代,在河南鲁山支援三线建设时,他在这片封闭的山沟里,完成了自己艺术理论的核心突破。他把视觉的“观看”行为,分解成了光线、视网膜成像、大脑解码等一系列物理和生理过程。

“他破解了视觉形成的‘黑箱’。”单元策展人李莎将李玉双的艺术称为“炼金术”。在李玉双看来,物体反射光线,进入眼睛,被视网膜接收,转化为神经信号,最终在大脑皮层形成图像——这个过程,就是一套自然的“光编码”系统。而他的绘画,就是试图用画笔“转译”这套编码,而非简单地描绘物体本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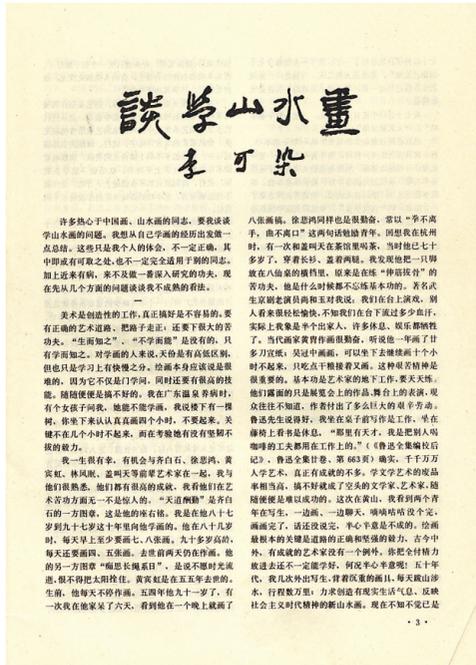
一封家书,两代艺术人的对话

展览最动人的部分,莫过于那些连接父子生命的细碎之物。一封1971年的家书,将时空拉回到那个特殊年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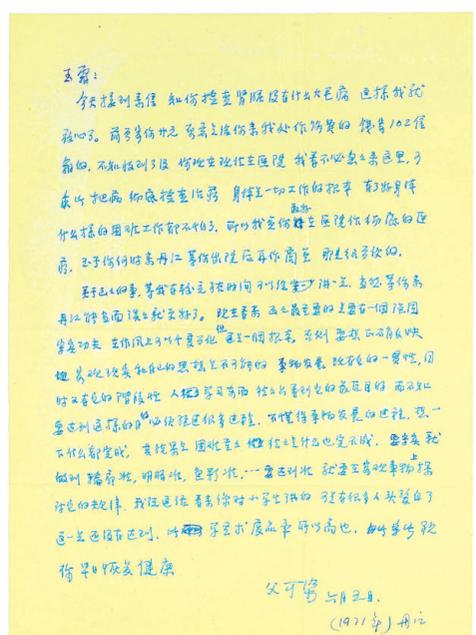
彼时,李可染下放在湖北丹江的“五七”干校。他在给长子李玉双的信中写道:“关于画画的事,等我有较充裕时间可以给你讲一点,当然等你来丹江能当面谈谈就更好了。现在看来画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固写实功夫,在作风上可以千变万化,但这只是一个根本。”

有趣的是,据李玉双回忆,那时他在鲁山,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外光写生方法,并开始了自己的视觉研究。收到父亲这般传统“写实”教诲时,他正走向一条以科学解剖传统画法的道路。这仿佛一场穿越时空的错位对话,却精准勾勒出两代人不同的艺术命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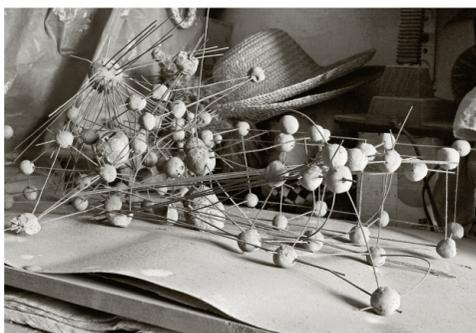
同年,李玉双赴丹江照顾父亲。久未动笔的李可染,为儿子示范了一幅水墨《漓江》,后由李玉双补墨完成。与此



《谈学山水画》,《美术研究》1979年第1期,第3页。



1971年李可染给李玉双的信。



李玉双为视觉与大脑的绘画原理做的模型。

同时,李可染也在儿子的协助下完成了《革命圣地韶山》。2019年,李玉双再度来到桂林写生。距离父子共同完成《漓江》水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,此时的李玉双已经进入了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,不再拘泥于传统写实画法。再次站在漓江前,他使用宣纸,却混合丙烯、色粉,为传统媒介注入现代色彩的强烈张力,画出了色彩斑斓的《桂林阳朔》。

这幅作品是李玉双晚年的代表作之一,这一时期的他把对于世界的思考彻底融入作品,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尽情表达自我。艺术评论家吕澎评价道:“通过大脑对光和色彩的理解与融合,彻底摆脱肉身的束缚,在自己摸索的画面中进入无限的世界,这是一种悟道。”

走出展厅,武汉冬日的阳光正好。合美术馆这场跨越时空的父子对话,犹如一道光,照见时代变迁之下,父子两代人呈现出的不同艺术表达。

图片均由合美术馆提供